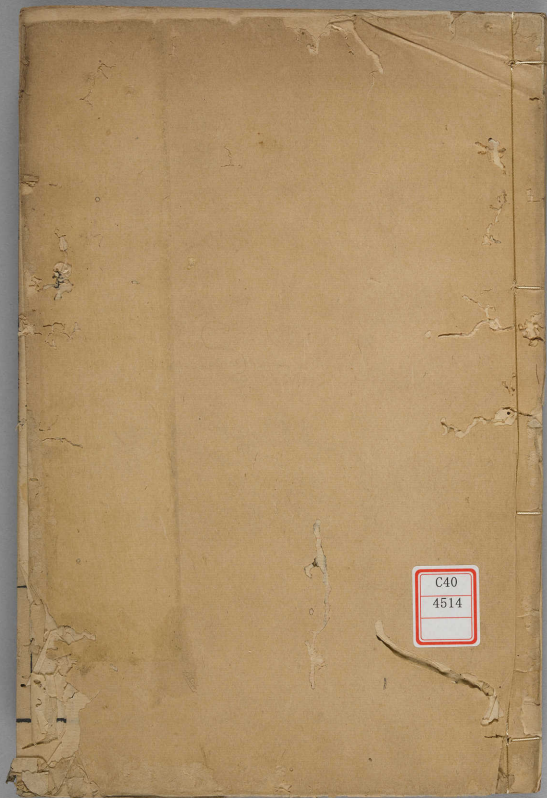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樂雲山  
我微矣塔院庫府中未  
為學者不設計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錢證誌



B 64853

從容庵錄卷下目錄

嚴經智慧

夾山揮劍

南泉白牯

進山問性

翠巖眉毛

中色猕猴

曹山孝滿

法眼質名

瑞巖常理

首山三句

仰山隨分

雲門餠餅

長沙進步

龍牙過板



玄沙到縣

雲門聲色

道吾看病

俱胝一指

國師塔樣

臨濟大悟

疎山有無

楞嚴不見

洞山無草

仰山謹白

南泉牡丹

雲門一寶

魯祖不會

洞山不安

臨濟一畫

九峯不肯

光帝幞頭

洞山常切

雲門鉢桶

瑯琊山河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

僞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一塵舍萬象一念具三千何況頂天立  
地丈夫兒道頭知尾靈利漢莫自辜負已靈埋  
沒家寶麼

舉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

智慧德相

熊翻斤斗  
驪舞拓枝

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

得

亦妄想執着  
亦不惡

師云華嚴大疏首尾清涼大師科此段經名開  
因性普賢行願疏名開物性源如何開耶出現  
品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  
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注云凡夫妄想權小  
執著顛倒通上二種  
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碍智則得現前便  
舉一塵包含大千經卷之喻前頌萬象之中獨

露身離念見佛破塵出經正是此科經也又云  
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  
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  
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正道  
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  
智慧與佛無異清涼大疏云衆生包性德而為  
體攬智海以為源但相變昧殊情生智隔令令  
知心合昧達本忘情故談斯經而為顯示釋曰



此則兼明衆生迷真之由也譬如福總智慧具足相與之人忽然夢見貧病苦身即相變也不見本身即体殊也執認云是我身即情生也不信自身福德端正即智隔也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變殊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諸方罔知出處多以相為想就便辨之學者應知仰山勘香巖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耳道如來禪相去多少試將華嚴經文叅我天童頌

意頌云

天蓋地載

通上

成圓作塊

刀斧所

周法界而

無邊

十方無

析靈虛而無內

佛眼

覩及盡玄

微

好事不

誰分向背

迴避

佛祖來償口業債

言多

如無

傷行問取南泉王老師

忘却

人只喫一莖

菜

便無餘事

師云巖頭道直須向自己肯襟流出將來與我

蓋天蓋地今言天蓋地載何其顛倒也蓋就人

微密錄  
情而言之人情皆謂天地生人謂之三才佛教  
反以人生天地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裏  
打做一團鍊做一塊周法界無邊表楞嚴經佛  
告阿難汝觀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  
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  
實空性萬松常華信心銘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大  
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故或有

人間世間何物最小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小同  
大忘絕境界故嗚呼三祖何人哉出一則語天  
下衲僧跳不出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  
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  
老僧哉乎玄殺洞山玄中銘向道莫去歸來背  
父既周法界打成一塊豈勞塵外別有玄微豈  
有前後向背佛不出世也不曾滅佛出世指示  
演說也不曾添譽海之寬誇日之明不足可言



御製  
御覽

並為增語南泉杉山普請擇巖菜次南泉拈起  
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杉山云非但這箇百味  
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是箇上須嘗過  
始得大陽明安上堂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  
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所以南泉道大家  
喫一莖菜更覓一莖入地獄如箭射萬松道今  
日人七

示衆云寰中天子勅聞外將軍令有時門頭得

力有時室內稱尊且道是甚麼人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

何必

山云直須

揮劍

果然

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非佛則

僧舉問石

霜撥塵見佛時如何

見即不撥

霜云渠無國

土何處逢渠

不坐

僧迴舉似夾山

往來

山上

堂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

霜百步

各得一

攝

師云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初在瀉山充米頭方



篩米次瀉曰施主物不可拋棄霜曰不拋棄瀉  
於地拾一粒示之曰你道不拋棄這箇甚處得  
來師無對瀉曰莫欺這一粒百千粒從這一粒  
生霜曰然則這一粒自何處生瀉大笑歸方丈  
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後叅道吾問觸目菩  
提吾喚沙彌添淨瓶水悟如前舉霜在道吾兩  
夏而受印會昌之厄泥跡潭州瀏陽陶家坊朝  
游夕處大中初有僧自洞山至舉洞山初秋夏

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  
久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霜曰出  
門便是草僧復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語且大唐國裏能有幾人囊錫始露  
住石霜道場果符悟本之記二十年海衆千餘  
往往長坐不卧屹若株杌枯木堂名自茲立焉  
僧問撥塵見佛所問是一夾山道若不揮劍漁  
父棲巢石霜道渠無國土何處逢渠萬松道入

理深談不如石霜門庭施設猶較夾山百步莫  
有兩彩一賽底麼天童道甚頌云

拂牛劒氣洗兵威

太平本是將軍致

定亂歸功更是

誰不許將軍

太平

一旦氛埃清四海

但盡凡情

垂衣皇

化自無爲

別無聖解

師云臨濟宗風金剛王寶劍殺佛殺祖夾山截  
斷老葛藤打破狐窠窟晋書雷煥善天文張華  
因望斗牛間常有異氣邀煥夜登樓仰視煥曰

僕察之久矣寶劒之精上於天在豫章鄴城縣  
界華乃薦雷爲鄴城令修獄掘基得石匣有雙  
劒光甚豔發送一與華留一自佩華被誅失劒  
煥卒子爲州從事佩父劒至延平津劒躍墮水  
使人投之見兩龍有文章投者懼迴說苑武王  
伐紂遇雨散宜生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  
兵也此頌若不揮劒漁父棲巢易曰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治天下無爲之化不令而行此頌無



巢可棲渠無國土無劍可揮何處逢渠也同安  
察禪師道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萬松道許你親見石霜猶較夾山百步要見夾  
山麼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瓶  
示衆云成佛作祖嫌帶汚名戴角披毛推居上  
位所以真光不耀大智若愚更有箇便宜聾佯  
不采底知是阿誰

舉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

只為  
知有狸奴

白拈却知有

只為  
知有不

師云飛山法師戒珠作別傳心法議毀斥南泉  
曰若願輩不嗜學不知本不足以語如來教無  
盡燈附集依通率易辯叙南泉初習律次聽華  
嚴楞伽八中百門觀聞馬祖傳言外道屢扣其  
肯頓獲忘筌一日行粥馬祖問桶裏是甚麼泉  
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泉臨機不讓馬  
祖如此後來却向趙州手裏償債泉問座主涅槃



盤經以何爲極則主曰以如如爲極則泉云喚  
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始  
得趙州於僧堂前問異則不問如何是類泉乃  
兩手托地州以脚一踏泉便倒地州走入延壽  
寮叫云悔悔泉令侍者問州悔箇甚麼州云悔  
不更與兩踏泉上堂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  
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家水草溪西牧  
亦不免食他國家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子

總不見得泉一日見浴主燒浴云齋後請水牯  
牛浴浴主去請泉云將得繩索來麼州以手拽  
泉臯泉云是即是太麁生州問知有底人向甚  
麼處去泉云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  
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泉將順  
世首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何處去泉云山下作  
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泉云  
汝若隨我須嚙取一莖草來此異類話南泉首

唱馮山和之道吾雲巖傳授今為曹山三墮道  
吾到南泉泉問闍梨名甚麼吾云宗智泉云智  
不到處作麼生宗吾云切忌道著泉云灼然道  
著即頭角生三日後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次泉  
過乃問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  
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泉便去  
巖問吾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吾云你得  
恁麼靈利巖不薦却去問泉云適來公案智頭

陀作麼不祇對和尚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巖  
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  
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  
不會吾知巖不薦乃云此人緣不在此便同迴  
藥山巖遂舉前話山云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  
節便迴來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  
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為  
此事歸來山云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巖



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兄問和尚  
尚那因緣作麼生巖云和尚不為某甲說吾便  
低頭二人侍立山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  
即頭角生吾便珍重出去巖遂問山智師弟為  
甚麼不祇對和尚山云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  
你去問取巖遂問師弟適來為甚麼不祇對和  
尚吾云我今日頭痛你去問取和尚后雲巖還  
化遣人馳辭書至吾覽後曰雲巖不知有悔當

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  
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  
甚麼處是不會處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  
有悔當時不向伊道只如恁麼道道吾還知有  
也無萬松道雲巖為洞山之師一派之源再四  
再三不知有此事萬松具錄也要與後人傍叅  
助一半力豈唯雲巖不知有翠巖芝道道吾還  
知有也無萬松道非但道吾翠巖還知有也未



不見僧問長沙爲甚三世諸佛不知有沙云未  
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云狸奴白牯爲甚麼却  
知有沙云汝爭怪得伊萬松到此只可傍觀大  
小童讚歎有分頌云

跛跛挈挈

不近

甌甌甌甌

人不喜觀

百不可取一

無所堪

開門又軟種火又濕

默默自知田地穩

靴裏動指頭

騰騰誰謂肚皮熬

呆重撒奸

普周法界渾成鉢

不吐

出咽

鼻孔纍垂信飽泰

拋半撒半

師云跛挈痿羸不唧唧負藥山看經次栢巖曰  
和尚休孫人得也山卷却經曰日色早晚曰日  
正當午山曰猶有這箇文彩否曰某甲無亦無  
山曰汝大賤聰明曰某甲只如此和尚尊意如  
何山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灌溪  
閑和尚頌云抖擻多年穿破袖甌甌一半逐雲  
飛拈來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百不可  
取一無所堪衆中如百拙一世作閑人默默自

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憨梵志翻著韞人皆  
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王梵志奇人  
此語大播人間可謂皮燈毬兒內明外暗末後  
句頌飽叅到爛骨董地面眉毛眼睫上都是餅  
顥一朝撐破疥肚皮五臟心肝都吐出

示衆云聞香象渡河底已随流去知生不生性  
底爲生之所留更論定前定後作筭作箴劍去  
久矣爾方刻舟蹋轉機輪作麼生別行一路試

請舉看

舉進山主問脩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爲甚  
麼爲生之所留

照故據鼻木

脩云筭畢竟成竹去

如今作箴使還得麼

鼻孔在他手裏

進云汝向後

自悟去在

大小壓良爲賤

脩云某甲只如此上座意

旨如何

刺頭向人懷裏

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

典座房

打得毬子別處去

脩便禮拜

且作好相待

師云襄州清溪山主洪進禪師爲地藏琛和尚



第一座時有二僧俱禮地藏藏曰俱錯二僧並無語下請益脩山主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他人豈不是錯進聞之不肯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脩憤然上堂頭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下去也脩乃省過進一日問脩曰明知生不生性爲甚麼爲生之所留菴提遮女婆羅門種舍衛城西二十餘里長提村婆私臆長者女也因家作大會命佛及僧提遮故得振其嘉聲

焉文殊大士問頗有明知生不生前作爲生所留者否女曰有之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爲生所留者是也脩山主荅筍畢竟成竹去而今作篾使得麼篾竹皮束物竹索也筍嫩無力蒼竹有力筍力未充不堪作篾覺範觀音贊憫我心明力不迨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戒飲輒復逢嘉醞此亦言其力未充也慚愧古人熟爛教乘出辭吐氣與脩多羅合進山主



要拈轉話頭方復不許道汝向後自悟去在脩  
曰某甲見處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脩公先向  
四平八滿處坐定進公遣起必然別有一條活  
路遂指道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且道  
明得生不生性明不得生不生性且道為生所  
留不為生所留脩便禮拜他叅活句不叅死句  
此與典座入庫下去也更無兩樣諸方皆言法  
眼下一味平實體中玄請看前話天童見此話

出格奇特所以盡情徹底頌出頌云

豁落亡依

扳翻繫  
驢板

高閑不羈金鎖黃家邦平

怙到人稀

穩處  
下脚

些些力量分階級強生蕩蕩

身心絕是非見怪  
不怪

是非絕自懷介立大方無

軌轍

太平無忌諱  
何處不風流

師云此頌進山主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  
房亡依倚時自然廓落不羈縻處法爾高閑平  
怙家邦幾人能到須是無煩惱可斷無禪道

泰十二時中除著衣喫飯是閑用心處據進公  
問意亦微有徵古驗今分階級定力量底鉤線  
然其蕩蕩身心本絕是非也脩公也不妨會如  
來禪平實商量本分說話爭奈百文道依經解  
義三世佛寃所以微分力量權立階梯道筭則  
嫌無力用竹則篴引千鈞言迹之興也是非所  
以成進公為渠刻却別指生機一路殊非開戶  
牖立軌轍欺誣道伴脩公設拜以謝不敏還

二公當家鑪鞴磨入火更須精鍛鍊上砧方耐  
重鉗鉗

示衆云含血噴人自污其口貪杯一世償人債  
賣紙三年欠鬼錢萬松為諸人請益還有擔干  
計處也無

舉翠巖夏末示衆云猶嫌一夏以來為兄弟

說話自揚家醜看翠巖眉毛在麼不害口保福云作

賊人心虛也是火裏人長慶云生也雪上加霜雲門云



後客錄

關欄街  
截巷

師云明州翠巖永明大師諱令參湖州人蒙雪  
峯記別大張法席一日上堂曰自一夏以來爲  
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諸方多道本  
欲首身不覺兩重公案更見保福道作賊人心  
虛一向道背底挿柴自隱口過佛果云人多錯  
會道青天白日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先自說  
過免得別人點檢且喜沒交涉長慶云生也萬

松道依舊在眼上雲門關字普字號一字禪三  
箇皆嗣雪峰見當家人說無外話見翠巖示眾  
奇特故大家唱和古人下語不犯手勢有座主  
就華嚴講下請嚴齋巖云山僧有箇問頭若答  
得即齋乃拈起胡餅云還具法身麼主云具巖  
云恁麼則喫法身也主無對當講法師代云有  
甚麼過巖不肯雲門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覺範謂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果然天童一串穿



來從頭頌出頌云

作賊心

賊物已露

過人膽

傍若無人

歷歷縱橫對機感

白拈巧偷

保福雲門也垂鼻欺屑

探頭太過

翠巖長慶

也脩眉映眼

佯打不知

杜禪和有何限

天童杜撰何似萬松

剛道意句一齊剗

欲隱稱露

埋沒自己也飲氣吞

聲

養子不及父

帶累先宗也面牆擔板

家門一世衰

師云雪竇道善竊者鬼神不知既爲保福天童

覷破翠巖不是好手殊不知許大雲門長慶都

被翠巖用一莖眉毛一時穿却鼻孔若藏頭露

影算甚太手強人故能歷歷縱橫對機應感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雲門云闕皆衲僧鼻孔長也

千里已聞乾屎嗅三冬猶嗅爛介香翠巖道眉

毛在麼長慶便道生也乃壁上高僧一呼使應

瓶中養鷺隨聲已出底時節豈識情可卜度也

此所以道脩眉映眼冷地看人一點謾他不得

有底道一夏葛藤上生枝引蔓而今翦草除根

一齊剗却殊不知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去在何  
必囊藏被蓋飲氣吞聲恁麼則面牆擔板累及  
先宗也諸方道徐六擔板只見一邊尚書不學  
牆面䟽面牆無所覩見君不見靈山放出白毫  
相照見東方萬八千  
示衆云隔江鬪智遜甲埋兵覲面相持真鎗實  
劍衲僧所以貴全機大用也從慢入緊試吐露  
看

舉仰山問中色如何是佛性義

這箇座上却堪特論色

云我與你說箇譬喻

宜假不

如室有六牕中

安一獼猴還肯寧

外有人喚云狂狂獼猴即

應

再來不直半文

如是六牕俱喚俱應

只要檀即認得聲仰

云只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

莫寐邑乃下禪

牀把住云覺來狂狂我與你相見

何不早恁麼通

師云朗州

統要也

中色洪恩禪師馬祖八寸餘負

大善知識之一仰山之叔祖也仰山江陵受戒



迴往謝戒邑見山年幼以猕猴應六牕說佛性  
義如拍大妳說小孩兒山埋兵掉鬪恣俊不禁  
禮謝畢曰今蒙和尚譬喻無不明瞭更有一事  
只如內猕猴瞋睡外猕猴欲相見時如何奇哉  
真師子兒便露法窟爪牙邑不覺自下禪牀執  
仰山手作舞云狂狂與你相見了也何不說箇  
比喻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這一句何  
處有中邑也先師與勝默師伯二十餘歲叢林

敬畏鄭州寶和尚名震河洛先師遍叅往見州  
云兄弟年俊正宜叩叅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  
法爲事先師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也州云  
如生冤家相似先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  
千里州下禪牀握先師手曰作家那遂留數日  
夾山謂佛日死灰裏一粒豆爆蓋謂此也玄覺  
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  
山得見中邑處萬松道報恩法堂上崇壽稠云

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  
視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萬松道向弄精魂  
脚手上辨取佛鑑云仰山放憨中邑賣俏俏措  
賣來憨癡癡癡放來俏措雖然獼猴睡著其奈  
肚裏惺惺直饒杜絕六牕狂狂何處不相見諸  
人要見二老誦訛麼各各面皮厚三寸萬松道  
竟箇識慚愧漢不可得唯天童老人較些些頌  
云

凍眠雪屋歲摧積

不整戶

窈窕蘿門夜不開

龍

寒槁園林看變態

幾乎死

春風吹起律筒灰

重得

師云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大餘洛陽令  
躬出按行見人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  
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  
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  
賢舉為孝廉此頌中邑說喻睡語一上終是不



惺惺窈窕蘿門夜不開也忽被仰山點破中邑  
便全體作用枯木重陽春風吹起律筒灰也蔡  
邕月令截竹為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莩為  
灰以實其端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空陽氣生  
死中活也如中邑仰山作家相見見了後如何  
不勞久立

示衆云依草附木去作精靈負屈嚼冤來為鬼  
祟呼之則燒錢奏馬遣之則呪水書符如何得

家門平安去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雖鱗脫殼  
猶抱寒枝山

云曹山今日孝滿不負平生僧云孝滿後如何寬行

大山云曹山愛顛酒有何不可

師云僧問同安威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安云路邊神廟子見者盡擎拳僧云見後如何  
安云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這僧問靈衣不  
掛時如何洞山初道卸了灸脂帽子脫却狐臭

後集卷下  
布衫作箇脫灑衲僧後來僧問如何是佛荅麻  
三斤若到這箇時節便會曹山今日孝滿這僧  
也好要見今日曹山行履問孝滿後如何山云  
曹山好顛酒覺範道心如明鏡口如醉漢一日僧  
問清稅孤貧乞師拯濟山召清稅僧應喏山云  
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唇又有僧問金峯  
金杯滿酌時如何峯云金峰不勝酩酊佛果拈  
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峯子細點檢

將來也太漏逗若有人問蔣山金杯滿酌時如  
何只對他道山僧自來天戒又有僧問曹山十  
二時中如何保任山云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  
得沾他一滴曹山有時醉醒醒有時醒不  
分晝夜為他黃糧夢斷閨閤情忘洞山問雲居  
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孝養何在居云始成孝養  
此名孝滿顛酒底人洞山道觸目荒林論年放  
曠天童慣曾游戲其間頌云



清白門庭四絕鄰

腦後見腮莫與住來

長年閑掃不容

塵

設有一點無著處

光明轉處傾殘月

否極泰生

交象分

時却建寅

陰慘陽舒

新滿孝

泪痕猶未罷

便逢春

相喚打秋

千醉步狂歌任墮巾

熟不講禮

散髮夷猶誰管係

千自由百自在

太平無事酒顛人

七村裏這漢快活

師云眼裏著沙不得底太局狹生曹山道若是世間麁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是無事無為淨潔比箇重無可重也所以洞山道明月堂

前時時九夏也至道不可形容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比興連類以喻至道報慈贊龍牙半身頌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皆洞山兒孫覺範云其家風機貴迴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報慈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爲可貴也此光明轉處傾殘月喻孝滿逢春也周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二當據建寅建丑之間於時地之

萌芽初有出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乾卦之象  
其應然也老杜飲中八仙歌脫巾露頂王公前  
與天子呼來不上舡皆忘形忽禮非可以涯岸  
檢束也丹霞天然一日橫卧天津橋上留守鄭  
公前導唱之師不顧問之徐曰我無事僧也鄭  
敬異之雪峰衆晚叅峰在中庭卧太原孚上座  
云五州管内只有這箇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  
此皆披襟散髮無事酒徒曹山孝滿如何受用

四時春富貴萬物酒風流

示衆云富有萬德蕩無纖塵離一切相即一切  
法百尺竿頭進步十方世界全身且道甚麼處  
得來

舉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如何是無住本

本合取眼云形興未質

莫眼名

起未名

畢竟喚作甚麼

師云文殊問維摩身孰為本答貪欲為本問貪



欲孰為本答虛妄分別為本問虛妄分別孰為  
本答顛倒想為本問顛倒想孰為本答無住為  
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肇公注云心猶水也靜則  
有照動則無鑑癡愛所濁邪風所扇湧溢波蕩  
未始暫住以此觀法何往不倒譬如臨面湧泉  
責已本狀者未之有也又云若以心動為本則  
有有相生理極初動更無本也若以無法為本

則有因無生無不因無更無本也又云無住故  
倒想倒想故分別分別故貪欲貪欲故有身既  
有身也則善惡並陳善惡既陳則萬法斯起自  
茲以往言數不能盡也肇公以最初動念根本  
不覺為無住本傳燈清涼國師答皇太子心要  
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  
知不昧安國師舉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

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則是一切處而顯一  
心若住善生心則善現若住惡生心則惡現本  
心則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也六  
祖問荷澤知識遠來也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  
本則合識其主試說看澤曰以無住為本見則  
為主荷澤顯宗記云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  
祖共傳無住之心此無住本即以本分事名無  
住也若以真妄融即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法眼

答處出寶藏論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  
游氣亂清雪竇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是形名  
雙舉形即無形名即無名一等沒見識瞎漢只  
認箇無形段無名姓底便為極則辜負法眼遠  
背永明壽禪師唯心訣云無十名不播如來之  
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又有一等孤陋寡聞  
不肯究理參問只道本來有甚萬松道已太多  
生他云如何免得萬松道本來少甚你但恁麼



密金

會去因叅法眼兼見天童頌云

沒蹤跡

羚羊挂角

斷消息

久負不逢

白雲無根

妙體本來無處

所清風何色

通身那更有蹤由

散乾蓋而非心

尚能出岫

持坤輿而有力

不費精神

洞千古之淵源

盡向這裏流出

造萬象之模則

一法之所印

刹塵道會也處處普

賢

欄街巷

樓閣門開也頭頭弥勒

築著

師云視之無形普天匝地聽之無聲圓音無間

雲雖無根太厓為片雲兩點風雖無色大地為

風輪所持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居曰從  
端公問處來公喜而謝之居却問曰問從何來  
公無語西禪與官負坐次禪云風作何色官無  
語禪却問僧僧拈起衲衣云在府中鋪禪云用  
多少帛子僧云勿交涉禪無語雲門代云咄這  
話墮阿師雪竇併作兩頌雨從何來風作何色  
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遭點額風作  
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

南方未迴天童頌無住本白雲無根清風何色  
頌立一切法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善  
慧大士心王銘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  
有大神力管子曰水出而不流曰淵水遠而流  
曰源上古之前千古淵源也萬象自茲而形華  
嚴普賢行願品佛說菩薩說刹說衆生說三世  
一切說又普眼不見普賢見與不見俱普賢也  
若不見處無不名普也入法界品時弥勒菩薩

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乃至  
悉見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兜率陀天一  
皆有弥勒又有頌云弥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  
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此皆立一切法之標  
榜也還見法眼麼常因送客處記得別家時  
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智不到處切忌道  
著這裏還有叅究分也無

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

有理不在高聲

頭云



從容錄

卷一

動也

理可知

巖云動時如何不再貌頭云不見本

常理

相物

巖佇思却識頭云肯即未脫根塵

箇中無

不肯即永沈生死

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師云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人姓許氏始問巖頭安箇名立箇字創號本常理巖頭有時放過只與照破道動也瑞巖好彩三十棒何幸免却是他尚不顧危亡道動時如何撩虎頭綸虎尾巖頭半醉半醒又放過只與照破道不見本

常理大方之家客物如此巖方佇思這裏正到枯木巖前差路多處也頭已是不惜身命與截斷走路剖開當陽長安官道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瀉山喚作法窟瓜牙生擒活捉畧無閑暇功夫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云不必閣黎僧云恁麼則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頭乃噓兩聲僧云恁麼則珍重纔迴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舉似夾山

從容錄

卷一

年

山明日上堂喚僧如法舉似前話山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且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臨濟下謂之七事隨身巖頭見瑞巖志誠請益非是機鋒勘辨之時故憫物垂慈道眼相見瑞巖隨言領悟後來自喚主人翁莫受人謾蓋為曾遭毒手永劫難忘此話古今無人拈掇不是天童憑誰賞鑒頌云

圓珠不穴

甚處下手

大璞不琢

可惜功夫

道人所貴無

稜角

就理藏鋒

拈却肯路根塵空

十二處閑影響

脫體

無依活卓卓

三千界放淨光明

師云世記潘岳與夏侯湛為友二人並美姿容張謂贊和氏之璧瑩而無瑕隋侯之珠圓而不穴削圓方竹杖纔却紫絨氈白玉碾做象牙梳黃金打作鍤石筋弓絃上結紐子鉢盂上安柄你試迴光定省看何人不如是百丈道靈光獨



耀迴脫根塵既肯則未脫根塵拈却肯路根塵  
自空也六根六塵既空六識自歸覺海凡物有  
主角即不能圓轉欲要活卓卓無粘綴無依倚  
但向肯不肯處著眼自然不住此岸不住彼岸  
不住中流洞山所以半肯半不肯踈山所以肯  
諾不得全也還識此人歸計麼金鎖玄關留不  
住行於異路且輪迴  
示衆云一句明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

分明向上路且道是那一句在先

舉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猶是

萬松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教壞人第三

兒孫薦得自救不了說這不僧云和尚是第幾

句薦得你試度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三句可

遼空

師云三句之作始於百丈大智宗於金剛般若  
文云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

從容錄  
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則菩薩即非  
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恁麼也若只  
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  
地獄不干教主事說道如今鑒覺是自己佛是  
初善不守住如今鑒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  
知解是後善雲門有時云天中函蓋乾坤目機  
鉅兩不涉春緣作麼生承當自代云一鏃破三  
關然雖有此意未嘗立為三句後得鼎州德山

第九世圓明大師諱緣密上堂云德山有三句  
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  
流後得鼎州普安山道禪師頌上三句一函蓋  
乾坤頌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  
頭頭用不傷二截斷衆流頌堆山積嶽來一一  
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三隨波逐浪  
頌辯口利舌問高低應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  
在臨時三句外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



如何事南嶽與天台往往指此頌爲雲門所作  
此皆看閱之不審也道嗣德山密密嗣雲門雲  
門雖有天山函蓋一鑊三關之語因密公拈出  
道公頌之祖述三世而三句始明此與太陽三  
句三玄三要大同小異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  
得與佛祖爲師黃蘗爲南泉首座一日占泉座  
位泉至問首座甚年行道蘗云威音王佛以前  
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蘗便退歸本位坐

鏡清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謂之佛祖向上人  
此所以謂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也靈樹遺  
封盒子云堂中首座人天眼目首座乃雲門也  
此所以謂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也你莫見  
萬松恁麼道便謂南泉可與佛祖爲師雲門只  
可與人天爲師可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萬松  
且略舉一二以爲榜樣其自救不了者不入祖  
位何足道哉僧便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爛

渥裏有刺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此乃行人更  
在青山外也天童見此語無人敢下口遂向查  
手刺脚處交加頌出頌云

佛祖髑髏穿一串一任伊宮漏沈沈密傳箭

不許外人知人天機要發千鈞以輕輝輝急

飛電眈眈箇中人看轉寰計在遇賤則貴貴

則賤所以無飲怨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念

不生全體現游乃亡牛兮赤心片片泪出痛腸

師云佛祖髑髏一串穿却然後可與佛祖為師  
可謂透出毗盧頂顙行却來化佛舌頭坐官漏  
沈沈密傳箭殷夔漏刻法曰為器三重圓皆徑  
尺堯立於方輿踟躕之上為金龍口吐水轉注  
入踟躕經緯之中蓋上鑄金為司晨具衣冠兩  
手執箭又軍中密令夜中傳箭此言向朕兆未  
分以前薦得可與佛祖為師纔落今時為第二  
頭且於人天路上作箇小歇場地觀經電光



三昧衲僧喚作瞥地處若是箇中人有時佛祖  
頭上行有時人天路上走水牯牛隊裏異類中  
行王荆公觀俳優詩云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  
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莊子天地篇黃帝  
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契詭索之而不得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公解

牛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此二事頌月落三更穿市過至  
道綿綿密密宮漏傳箭相似赤心片片為人如  
游刃恢恢得珠罔象也今人見天童用莊子便  
將老莊雷同至道殊不知古人借路經過暫時  
光景耳忽有箇出來道莊子豈不知首山行履

從容錄

卷一

處但向道月落三更穿市過是外篇是內篇  
示衆云如人畫空下筆即錯那堪起模作樣堪  
作甚麼○萬松已是露桎索有條攀條無條攀  
例

舉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是甚麼字山云隨分

當仁不讓僧乃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已見偏傍山於

地上書箇十字更書畫點僧左旋一匝云是甚麼

字半滿俱分形替轉注山改千字作卅字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僧

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

甚麼字細看切脚山乃畫圓相圍却卅字天下衲僧跳不

出僧乃作樓至勢門外金剛笑汝山云如是如是汝

善護持開空鎖夢牢收掌

師舉慈覺勸孝文首篇頌云父母未生前凝然

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十四祖龍樹

於法座上隱身現○相提婆曰此尊者現佛體

相以示吾輩也以此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

從容錄

卷下

七



之義廓然虛明譬此而已圓相之作東土始於  
忠國師付侍者耽源承識記傳於仰山今遂目  
爲瀛仰家風明州五峯良和尚嘗製四十則嵩  
明教為序稱之良云圓相總六名一圓相二義  
海三暗機四字學五意語六默論瀛仰宗派云  
耽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  
箇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來大興此  
道吾詳此識事在汝躬仰山既得以火燔之源

一日又謂曰向傳圓相宜深祕之山曰已燒却  
了也源曰於子即得來者如何仰曰和尚若要  
重錄一本山乃重錄呈似一無差失耽源一日  
上堂仰出衆作○相以手托呈却又手立源以  
兩手交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  
仰禮拜九十七種圓相交拳名羅刹三昧女拜  
名女人三昧此皆三昧王三昧中流出普門示  
現也又有一梵僧來參仰於地上畫半月相僧

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仰展兩手僧拂袖便  
出曰我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又僧禮拜  
了仰不顧僧問和尚還識字否仰曰隨分僧畫  
○相托呈仰以衣袖拂之僧又作半月相托呈  
仰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仰低頭僧遶  
師一匝仰便打僧遂出此仰山譬立千仞與德  
山臨濟峻機不別仰坐次又有僧來作禮仰不  
顧僧問師識字否仰云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

甚麼字這般施設待教有識情成何宗旨若總  
無道理西天東土凡聖同叅觀音會下一僧來  
叅巖頭以手左邊作一圓相又右邊作一圓相  
又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頭以手一撥僧無  
對頭乃喝出僧方跨門頭却喚迴問汝是洪州  
觀音來麼僧云是頭問只如適來左邊圓相作  
麼生僧曰是有句頭曰右邊圓相響僧曰是無  
句頭曰中間圓相作麼生僧曰是不有不無句



頭曰只如吾恁麼又如何僧曰如刀畫水頭打  
趣出這僧不得圓相宗旨妄生穿鑿若不是巖  
頭幾被惑亂一上據這僧見仰山問識字否乃  
右旋一匝伎倆已盡仰山十字注也注了說也  
說破更要後面許多粥飯氣作麼那裏待到如  
此當初纔問師識字否只道自來文寡看他如  
何不見昔有一僧居常閑過一僧勸云上座年  
雋可惜虛擲寸陰僧云你待教我作甚即得勸

云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勸云何不問人僧云  
是甚麼字其勸者無語可謂文不加點樂不加  
聲也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此與尋常從  
東過西却從西過東拍左邊膝此是教意拍右  
邊膝此是祖意是同是別仰山星移斗轉改十  
字作卍字梵語修羅此云非天梵語羅睺此云  
障蔽以手障日月故此僧畫圓相如修羅掌日  
月勢九十七種圓相名爲修羅三昧梵語樓至

從容錄  
卷下  
此云啼泣賢劫千佛爲千王子末後得籌最後  
成佛遂啼泣云我何薄祐窮底得籌忽復笑云  
我當盡取九百九十九佛方便極嚴今護法神  
執杵者是僧末後作樓至勢其意可知仰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汝  
善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其僧禮謝了騰空而去  
時有一道者曾見經五日來問仰云汝還見否  
者云某正見出門騰空而去仰云此是西天羅

漢故來探吾者云某雖觀種種三昧不辨其理  
仰云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  
變爲義海其體則同然此義有因有果即時異  
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所以道涅槃心易得  
差別智難明試看天童如何下手頌云

道環之虛靡盈

擔雪填河

空印之字未形

切忌彫刻妙

運天輪地軸

權衡在手

密羅武緯文經

將相全才

放開

捏聚

睦州猶在

獨立周行

老氏復生

機發玄樞兮青天



從容錄

激電

措手不及

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照破四下

道環之虛靡盈此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慈  
覺道誰知末後一著却是未分以前道環莊子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天童偈頌圓相托呈  
勢空印之字雖十字改卍字其實非世間文字  
可執道副對達磨如某甲所見不執文字不離  
文字而為道用太寧寬禪頭到法昌遇公作卍  
此相寧便出作務明日上堂法座前曰昨日公

案作麼生寧作卍此相了復以脚擦却昌曰寬  
禪頭名不虛得遂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  
門三尺浪汙濤幾多頭角為龍去鯢蟹依前努  
眼睛此頌與天童機發玄樞青天激電同叅天  
輪地軸武緯文經皆左右二匝十字卍字血脉  
也放開捏聚獨立周行頌脩羅掌日樓至擎拳  
圍卍字讚善哉也春秋題辭云天之為體中包  
乎地日月星辰屬焉然大地有高下之形四時

從容錄

卷下

四

有升降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  
常乃至諸星運轉纏度如輪故為天輪也河圖  
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  
百軸互相牽掣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家語地東  
西為緯南北為經又文能經天武能緯地無文  
無以懷遠無武無以禦亂睦州示衆云裂開也  
在我捏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  
二十七菩提捏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

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州云蓋  
子落地榫子成七片僧云如何是捏聚州歛手  
而坐老子云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樞機之發如電光石火眼有神光名為巖電  
白日見星比如暗中樹影水底魚蹤非肉眼能  
見覺範寄靈源云暗中樹影平生意水際魚蹤  
病後機想見瘦容無住著倚藤閑看暮雲歸還  
知仰山行履處麼阜上烏雞深夜繡暗中一線



實難通

示衆云。繞天索價。搏地相酬。百計經求。一場懨懨。還。有。知。進。退。識。休。咎。底。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此問太

門云。餬餅。一舉四十九

師云。雲門上堂云。一言纔舉。千差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祖意。佛意。這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

麼。道得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僧云。這箇有甚麼交涉。師云。灼然有甚麼交涉。乃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則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手。三界來。有甚麼見聞。覺知。礙著你。有甚麼聲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碗。又有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蒲州麻黃。益州附子。又曰。

從容錄

卷下

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叅禪學道  
便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  
行住坐卧屙屎送尿至於茆沆裏蟲子市肆裏  
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佛果  
云有者作一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萬松道  
若要敲枷打鎖鉗鎚問取天童頌古頌云

餠餅云超佛祖談

一大藏教  
詮注不及

句中無味若爲

叅

下口衲僧一日

如知飽

始知

餠餅  
饕餮  
毒藥

方見雲

門面不慙

雲門無  
眼見人

師云洞山初禪師指通機頌云洞山寥索一無  
可有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直饒巧饌千般爭奈  
飽人不愛若是餓鬼相嚙嚙底橫咬豎咬狗齧  
枯骨相似直待嚼破舌頭擲在一邊却與雲門  
相見相見後如何各各面皮厚三寸

示衆云金沙灘頭馬郎婦別是精神瑠璃瓶裏  
擣餠誰敢轉動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寬

從容錄

卷下

四



從容錄

行大步一句作麼生

舉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晨

有會良久問著便僧云見後如何更與挑別會云

不可別有也只向屎堆裏踐倒僧迴舉似沙走口送

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竿下底一雖然得入

未為真孤危不立百尺竿頭須進步甚底大

樵十方世界是全身始信蒲團僧云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果有這箇在沙云朗州山澧州水築

著磬僧云不會可照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任

跳時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諱景岑覺範云禪

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當時衲子倔

強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以為岑大蟲上堂云

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事不獲

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

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

從容錄

卷下

集

十方世界在自巳光明中盡十方世界無一人  
不是自巳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法界衆  
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衆生向甚麼  
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沙令僧問會庵主主乃南泉下不出  
世潛符密證之徒燈錄列在末後無機緣語句  
中然此話旣在合作一傳也不為分外僧作專  
使去見庵主傳長沙法旨云庵主未見南泉時

如何會默然僧進云見南泉後如何會云更不  
可別有也萬松道一死不再活僧迴舉似沙沙  
述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此  
與巖頭道雪峰德山不會末後向病痛一般萬  
松常向人道大似箇人把祖父家門產業并眷  
屬自身一契賣却置得箇水晶瓶子終日隨形  
守護如眼睛相似莫教萬松見定與捏破教伊  
撒手掉臂作箇無忌諱快活漢勝默道撒手懸



從容錄

崖下分身萬象中然後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

湖王化裏方可配天童水牯牛拖犁拽鐮頌云

玉人夢破一聲雞開眼不覺曉轉盼生涯色色齊

無盡藏中受用不了有信風雷催出壑節氣不相曉無言桃

李自成蹊水到渠成及時節力耕犁避者不做誰怕春

疇沒脛泥倣者不避

師云天童得超方三昧略去庵主緊抱竿頭不敢轉動處撥動若一向恁麼去法堂上草深一

丈優波毬多有著身見者求度於祖祖曰求度

之法要信吾言不違吾教人曰既來投師固當

聞命祖乃化一險崖山聳喬木令其上樹又於

樹下化作大坑深廣千肘祖令放脚其人受教

即放二脚令放一手便放一手令復放手其人

荅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祖曰先約受教云何

違我是時其人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

即證道果長沙朗州山澧州水謂之善用險崖

從容錄  
之句若非玉人夢破別有生涯爭得四海五湖  
斬新日月毛詩習習谷風催之驚蟄春分後一  
候雷乃發聲漢書李廣傳贊桃李無言下自  
成蹊宗鏡云既蘊德行不言而信若桃李之自  
成蹊也又朗州山澧州水此語乃拖泥帶水邊  
事三聖在會下令秀上座問沙南泉遷化向甚  
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弥時叅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  
間石頭作沙弥時叅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

處去也沙云教汝尋思去秀云和尚只有千尺  
寒松且無抽條石笋沙不對秀云謝師答話沙  
亦不對秀舉似三聖聖曰若實恁麼猶勝臨濟  
七步聖親上方丈云和尚早來答話可謂光前  
絕後沙不答聖云我從來疑著這漢佛印頌云  
客見長沙陌路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弥萬仞  
磨今古折草量天枉用功古人把定處放得行  
竿頭進步放行時把得定壁立千仞爲甚麼如



從容錄

卷下

此自由自在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

示衆云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向盛忙百鬧裏佯

呆待七古千年後慢飯且道是如何底人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一回拈出

新微云與我過禪板來著本圖利牙取禪板與翠

微元兀微接得便打情知牙云打即任打要

且無祖師西來意半肯半不肯又問臨濟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頑皮瘡肉濟云與我將蒲團來好本多同

牙取蒲團與臨濟將錯就錯濟接得便打順手牙

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得焦軟頑牙後住院

僧問和尚當年問翠微臨濟祖意三尊宿明

也未貧兒思舊債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

焦埵打著連底凍

師云湖南龍牙山居遜禪師初叅翠微臨濟後

叅德山洞山一日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從容錄

卷下

每

從容錄  
卷下  
山云待洞水逆流則向你道師於此悟入佛果  
道龍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是打他住院後  
僧問和尚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即  
肯他要且無祖師意佛果道山僧即不然肯即  
不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佛日果禪師頌子卿  
不下單于拜始末恒遵漢帝儀雪後始知松栢  
操事難方見丈夫兒雪竇一向抑之真如詰云  
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

風與他後人爲龜爲鑑舉住後僧問處乃云龍  
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瀉則不然待問當初  
二尊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扶豎翠微臨濟  
亦乃不辜他來問萬松道真如正是濟下鉗鎚  
不能放過要見龍牙肘後神符須是當派天童  
眼目頌云

蒲團禪板對龍牙

計穩甘  
屠眷

何事當機不作家

咬人狗  
不露齒

未意成褫明目下

人無  
遠見

恐將流落在



從容錄

天涯

近憂必有

虛空那挂劍

不假鋒鏑事

星漢却浮槎

別有向上一路

不萌草解藏香象

佛眼不見

無底籃能

著活蛇

與一般拈弄

今日江湖何障礙

太平無忌諱

通方津渡有舡車

何處不風流

師云龍牙蒲團禪板翠微臨濟對衆教伊拈來  
為甚用不出百丈舉野狐話了黃蘗問古人錯  
荅一轉語墮野狐身五百生轉轉不錯合做甚  
麼丈云近前來曰汝道蘗近前先與丈一掌丈

云將謂狐須赤更有赤須狐此真當機作家龍  
牙非不作家未意成禪明目下不欲當機雷奔  
電掃一期峭峻古詩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  
聲半夜潮謂之寒乞無令蓄僧問鏡清學人未  
達其源請師方便清云是甚麼源僧云其源清  
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侍者問適來是成禪伊  
清云無者又云是不成禪伊清云無者云和尚  
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成禪猶成

就結裏也恐成流布敗辱門風洞山囑曹山曰  
吾于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  
付授汝汝善護持無令紛絕向去若遇真法器  
方可傳授直須祕隱不得形露慮屬流布難接  
後人僧問同安察如何是無干戈安云虛空不  
挂劍玉兔不被鱗聞世傳天河與海通海濱年  
年八月有浮槎往來不失信博望侯張騫乃多  
賫糧食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見

城郭居室室中多織女唯一丈夫牽牛臨渚不  
飲驚問何人至此騫問此是何處曰君可往蜀  
問嚴君平乃如其言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  
牛斗因話錄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奉使之遠  
實無天河之說唯博物志說有人賫糧乘槎到  
天河見飲牛丈夫問君平客星犯牛斗即此人  
也此頌龍牙當用時却放過放過後別作主宰  
僧問曹山不萌之草爲甚能藏香象山云闍梨



幸是你家又問曹山作麼不萌草無底籃是龍  
牙不用之大用故香象非驢騾蹴蹋活蛇非死  
在句下龍牙示衆云衆方人須透佛祖始得新  
豐和尚道佛祖言教如生冤家始有衆學分若  
透不得即被佛祖謾去僧便問佛祖還有謾人  
之心也無牙云你道江湖還有碍人之意麼又  
云江湖雖無碍人之意為時人透不得江湖成  
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碍人龍牙透過祖意如

生冤家所以道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江湖豈能碍人俗諺云自家不會浮怨他河曲  
親一老宿云自家不會浮怨他坑熟  
示衆云動即影現覺即塵生舉起分明放下穩  
密本色道人相見如何說話

舉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

· 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

又開

小塘

提起袈裟角

果然手忙脚亂

沙云額挑沒交涉

謝證據

師云福州玄沙宗一大師諱師備芒鞋布衲兼  
食自怡雪峰高其苦行常以備頭陀呼之世傳  
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因蹶傷足指歎曰是  
身非有痛自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  
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遂迴復因閱楞嚴  
而發明故應機捷敏與修多羅合至與雪峰徵  
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闍師主  
審知令公王延彬皆以師禮之衆常八九百沙

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  
多喧鬧向甚處去也小塘提起袈裟角也不妨  
緊峭第一不得向喧靜昨日今朝處著眼蹉過  
當陽一段大事小塘不費心力信手拈起袈裟  
沙云額挑沒交涉小塘甚處是沒交涉處玄沙  
是許不許大瀉喆云大瀉即不然或有問但鳴  
指一下如有箇衲子出來云額挑沒交涉却肯  
他何故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



在甚麼處又云小塘懷藏至寶遇別者以增輝  
玄沙本分鉛鎚一擊乃光流千古法眼別云昨  
日有多少喧鬧法燈云今日更好笑看他二尊  
宿是當派下兒孫覷破玄沙用底一向寬遮外  
羅却就裏暗箭相射天童具通方眼見伊家長  
裏短徹底頌出頌云

夜壁藏舟

衲子難謾

澄源著棹

背墮死水

龍魚未知水

為命

當局者迷

折筋不妨聊一攪

打草驚蛇

玄沙師小

塘老

一狀領過

函蓋箭鋒

易開終始口

探竿影草

難藏

心潛縮也

老龜巢蓮

藏身處沒蹤跡

遊戲也華鱗毒

藻沒蹤跡處

莫藏身

師云玄沙問昨日喧鬧如莊子大宗師篇云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  
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  
情也天童以玄沙昨日今日置問藏舟密負以

驗小塘却來澄源湛水裏尚棹孤舟此玄中銘  
恐滯死水玄沙句中眼活要人識動靜根源卧  
龍球和尚曰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  
明其事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  
有為土木瓦石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  
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  
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  
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若常知動

靜語默來去根源早不空過此頃玄沙為人處  
若是作家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把定放行看取  
提掇衆與沒交涉看是何道理史記龜策傳太  
史公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云龜千歲乃游蓮  
葉之上此沒交涉潛縮也不妨游戲游戲也不  
妨潛縮今畫魚藻圖藻水草也隨波搖樣自成  
文章又藻水草有文者也見論語山節藻梲要  
識二老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衆云不斷聲色是隨處墮聲求色見不見如  
來莫有就路還家底麼

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

雙丸塞耳

見色明心

兩葉

遮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却是

餬頭

又被風吹別調中

師云天童舉話談其神駿略其玄黃本錄雲門  
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  
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

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餬頭圓通國師道詔陽老  
人可謂唱弥高而和弥寡如今却向延聖拂子  
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  
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  
與水相通萬松道海中尋不得岬上却相逢更  
看天童甚處相見頌云

出門躍馬掃攬搶

閩外將軍令

萬國煙塵自肅清

風行

章偃十二處亡閑影響

併作一家

三千界放淨光

明

更無兩樣

師云聞聲悟道道豈有聲見色明心心豈有色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仁義之兵無敵於天下攪搶梃彗其殃一也以聲色為影響表不實也影謂鏡像水月響謂空谷傳聲此皆在道心中為攪搶也萬國猶萬法也十二處猶六根六塵也三千界光明照破影響由除影響放出光明不見百丈古靈道靈光獨耀迴脫根塵忽若根

根塵塵皆徧法界又作麼生將謂是饅頭却是餬餅

示衆云通身做病摩詰難痊是草堪醫文殊善用爭如叅取向上人得箇安樂處如何是安樂處

舉瀛山問道吾甚麼處來

來處要分明

吾云看病

來

福田第一即不無

山云有幾人病

更要兩等

吾云有病

者不病者

却是你第二月

山云不病者莫是智頭



從容錄

卷一

陀麼

陷虎之機

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

速道

却被萌蘆倒繳藤

山云道得也沒交涉禍不入慎家之

門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二十三歲叅百丈大智充  
典座二十年因撥火悟道後與華林賭淨瓶下  
語贏得瀉山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  
休嘗咨玄奧師嘗見野火問道吾還見火麼吾  
曰見山云從何處起吾曰除去行住坐卧請師

別致一問來山休去佛鑑拈云炎炎野火人人  
皆見獨有道吾見得迥別萬松道一等是看病  
不似道吾觀透心肝五臟瀉山通方便相席打  
令道道得也與他没交涉唯有天童道沒交涉  
處正好道頌云

妙藥何曾過口

吐不出

神醫莫能捉手

無處摸

若存也渠本非無

唯言偏天下

至虛也渠本非有

不見一纖毫

不滅而生

虛若谷神常不死

不亡而壽

道先象帝

自長全超威音之前舒不獨步劫空之後不

尾到成平也天蓋地擎把定乾坤運轉也烏飛兔走

斡旋造化

師云紅絛脉銜藥病俱亡服藥忘了口來診脉  
忘了手來所謂攢簇不得底病華陀拱手扁鵲  
攢眉道有通身無影像道無徧界不曾藏齊朝  
曇鸞法師得仙經十卷後逢流支三藏問曰佛  
法中有長生不死法勝得此土仙方否三藏唾

地曰此土那有長生法縱得延年報盡還墜即  
懷中探出無量壽觀經授與鸞曰此大仙方常  
得解脫永出生死楞嚴十仙報盡還來轉入諸  
趣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東坡上佛印詩長生  
未暇學且學長不死全超威音之前先天而未  
成已成獨步劫空之後後天而既壞不壞成平  
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兔走此喚作全體作  
用攝用歸體靜為天地本動合聖賢心還會這



般說話麼撥開妙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  
示衆云一聞千悟一解千從上士一決一切了  
中下多聞多不信尅的簡當處試拈出看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

費許多氣力作麼

師云婺州金華山俱胝禪師初庵於天台有尼  
名實際到來頂笠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拈  
下笠子三問胝並無對際便去胝曰日勢稍晚  
且留一宿際曰道得即宿胝又無對際去後胝

自歎曰我雖處丈夫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  
諸方叅學去其夜山神告曰師不須離此山將  
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  
至師虔誠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指示之胝當  
下大悟自此凡有僧到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所  
畜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  
起一指歸舉似胝胝以刀斫其指童子叫呼走  
出胝召一聲童子回首胝却豎起一指童子忽

然領悟朕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  
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萬松道好與截却指頭  
長慶代云羹食不中飽人喫萬松道不貪香餌  
味可謂碧潭龍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拗折指  
頭萬松道不唯與童子雪冤抑亦與後人出氣  
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萬松道果  
然疑着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  
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朕過在甚麼

處萬松道過在肯不肯先曹山云俱朕承當處  
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  
南園奇怪萬松道水中擇乳須是鷲王玄覺又  
云且道俱朕還悟也未若悟爲甚麼說承當處  
莽鹵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  
意旨在那麼處萬松道曲高和寡期遇知音後  
來嘉山來禪師在鎮府西天寧人問鐵牛和尚  
塔何在山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成頌云鐵牛



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萬松道雖  
是承當莽鹵要且不惜傍來不見明招獨眼龍  
問國泰深禪師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使得  
名超一切人作麼生拈却三行呪泰豎起一指  
招云不因今日識得這瓜州客萬松道假令患  
狀殊先須療其本叅同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可謂夜深認得來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  
佛國頌云問荅機緣豈易酬無錢難作好風

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定回日雪指頭若要作  
好風流說心中事更叅天童和尚頌云

俱胝老子指頭禪

縮却驢蹄

三十年來用不殘

蹠下

信有道人方外術

這裏使

了無俗物眼

亂下

所得甚簡

富塞乾坤

施設弥寬

不消一握大

千刹海飲毛端

不留涓滴

鱗龍無限落誰手

天童猶在

珍重任公把釣竿

不爲

豎起一指云

看

慚惶

敲人

師云萬古當空一軌風月豈止三十年用不殘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立  
游方之內者也若無方外之術爭得世出世間  
全在一指頭上見徹根源古詩道眼前無俗物  
多病也身輕大童近取諸身唯用一指簡易之  
道要而不繁能摩毛吞大海名小不思議經華  
嚴塵含法界大不思議經楞嚴於一毛端遍  
能含受十方又云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

微塵裏轉大法輪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  
十牯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  
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  
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燁  
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浙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所謂釣竿斫盡重  
裁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後來接得斲指童子國  
泰瑤別峰相見嘉山來誤入桃源今日天童頌



後又豎一指云看柏山大隱和尚道大小天童  
隨人脚跟走五祖演和尚舉僧問投子如何是  
十身調御子下禪牀立還有僧問老僧亦下禪  
牀立為甚却依樣畫貓兒待我計較成即說向  
你是知俱胝指頭一迴飲水一迴著噎教萬松  
別作箇甚麼向當擲下拂子云一任諸方點檢  
示衆云有打破虛空底鉗鈍擘開華嶽底手段  
始到元無縫罅處不見瑕痕處且誰是恁麼人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

即今也不

少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

向甚處下手

帝曰

請師塔樣

描不成畫不就

國師良久云會麼

這裏不得會不

別求會莫帝云不會却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諳此事

祖祢不了

後帝詔耽源問此

意如何

作家君王不忘遺囑

源云相之南譚之北

天高地厚

中有黃金充一國

昌塞虛空

無影樹下合同

船日左右密密金刀瑠璃殿上無知識

寂寂簾垂不露顏

師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自受心印居南陽  
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門道行聞于  
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齋詔徵  
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  
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大歷  
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謚大證禪師佛果  
云多有人道國師無語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  
磨一宗掃地而盡啞子也會禪昔有二僧住庵

旬日不相見上庵主問多日不見在甚麼處下  
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  
欲造箇就師借取樣子可否下庵主曰何不早  
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云且道借伊樣不借伊  
樣萬松道國師無語下庵主為甚却支梧說道  
理雪竇云肅宗不會則且致耽源還會麼只消  
一箇請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拶  
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



箇是無縫塔萬松道不是即道吉州耽源山真  
應禪師受業于馬祖久為國師侍者國師既化  
帝詔源入內舉問前話源亦良久曰聖上會麼  
帝曰不會源述偈曰相之南譚之北中有黃金  
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或  
云湘之南譚之北浮山遠錄公作牛頭南馬頭  
北但得旨忘筌無不可者雪竇道不免將南作  
北正謂此也僧問新羅大嶺如何是一切處清

淨嶺云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丹  
霞淳和尚頌云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金彰淨  
妙身耽源黃金充一國丹霞國亦是黃金更較  
一線道無影樹下合同舡周易略例云同舟而  
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若漸卦三四異體和好  
物莫能間順而相保似若同在一舟上下殊體  
猶若胡越利用禦寇何患乎異心此言同身共  
命利害同也法真一禪師問是處是慈氏無問

修容館

卷下

三

無善財為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萬松道坼  
殿了相見然後看天童拈向你面前築著你鼻  
孔頌云

孤迥迥

不與萬法為侶

圓陀陀

無餘眼力盡處

高嵯

嵯

研頷望不及

月落潭空夜色重

盡十方界如一鈺墨

雲收

山瘦秋容多

金風

八卦位正

天地合其德

五行氣

和其明

身先在裏見來麼

到即不點

南陽父子

弓却似知有

且信一半

西竺佛祖弓無如奈何

千聖

從來玄  
下風

師云雪竇道層落影團團此一句合頭語也

天童道孤迥迥圓陀陀萬劫繫驢橛也眼力盡

處高嵯嵯三世諸佛護持以為無見頂相雪竇

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花如夢相似亦

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試將此頌比天童

月落潭空夜色重古人大煞有功夫後來佛鑑

從容錄

卷下

三



後寄錄  
卷下  
一時注破頌云無縫塔兮不是影廓然一入真  
如境燦迦羅眼電光流杳冥冥不見頂此亦  
眼力盡處高峩峩天童頌針線貫通云峩峩青  
山著秋瘦毛髮凋殘風骨舊此亦雲收山瘦秋  
容多可謂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到這裏八  
卦既位正五行亦氣和運作修營無忌諱何勞  
入市問孫賓身先在裏見來麼天依懷禪師赴  
杉山請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

喜到來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  
洎乎來到杉山却在山僧身內南陽父子兮却  
似知有不敢道是只道却似箇知有底你道為  
甚不全許恐辜負他國師父子西竺佛祖為甚  
也沒奈何當道鑄成金垝子正齋行下鐵饅頭  
示衆云銅頭鐵額天眼龍睛雕嘴魚鰓熊心豹  
膽金剛劍下是計不納一籌不獲爲甚麼如此  
舉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殺人  
可恕

情理難容

棒打見血

如是三度乃辭藥見大愚

便重不

愚問甚麼處來

險照顧着

濟云黃蘗來瘡杖

猶在

愚云黃蘗有何言句

這裏好報警

濟云某甲三

問佛法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

更少六

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為你得徹困更

來問有過無過

不再犯

濟於言下大悟

始知痛痒

師云鎮州臨濟院慧照禪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姓邢氏初徧習經論知非要捷而造黃蘗隨

衆三年並不叅問但秉節默處而已首座異其

殊衆勉勸叅學無盡燈辨悞竊謂濟居三年黃

蘗豈不放入問事既放之也如濟之器識不能

致一問端須待首座教之然後能問乎嘗見楊

無爲作濟贊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黃蘗老婆天

愚饒舌又見佛果作睦州贊辛辛粹粹唯唯喋

喋穿濟比爲大樹推雲門墮險崖言如枯柴理

不可階是之謂陳蒲鞋本錄悟後便云元來佛



法無多子愚云這尿牀鬼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是多少來搗住云道道濟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返黃蘗蘗問來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為老婆心切遂舉前話蘗云這大愚老漢饒舌待見與打一頓濟云說甚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蘗一掌蘗吟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搗虎鬚濟便唱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來堂去瀉

山問仰山臨濟得大愚力黃蘗力仰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濟後示衆云我于先師處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天童見他父子個儻不羣黃蘗用處臨濟傳來揀緊切處頌出頌云

九包之鵬

羽翼既成

千里之駒

神駿亦倫

真風度篇一

行客錄

卷下

虛靈機發樞

便轉

劈面來時飛電急

不容擬議迷

雲破處太陽孤

舊時光彩

捋虎鬚

萬松門下誰敢

見也無

急著眼

箇是雄雄大丈夫

爭奈老婆心切

師云此讚臨濟如謝超宗寔有鳳毛黃蘗昔年  
曾掌百丈今日遭他臨濟毒手真龍生龍子鳳  
長鳳雛瑞應圖云鳳有九包一曰歸命二曰心  
合度謂天度也三曰耳聰達四曰舌曲申五曰  
彩光色六曰冠短州當朱色也七曰銳鉤八曰

音激揚九曰腹戶九方堙為秦穆公相馮果千  
里駒此喻臨濟之神俊一日千里也纔悟便解  
真機大用諸方有一聯云黃蘗腮邊重轉一掌大  
愚脇下築三拳良由真風度篇故得靈機發樞  
上句稟受師承下句自性宗通也老子云天地  
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無底囊也亦皮鞞也篇三  
孔笛也芭蕉徹云譬言如琴瑟笙篴雖有妙音若  
無妙指終不能發本出楞嚴經劈面來時飛電



急言其峻機迅辯也迷雲破處太陽孤言其悟  
明也捋虎鬚莊子云孔子見盜跖退而曰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撩虎頭編虎鬚幾不免  
虎口哉見也無天童指似于人令參學人體取  
全機大用當仁不讓喚作衲僧巴鼻無盡居士  
作續清涼傳所請輒應後見說解脫禪師打文  
殊不覺讚云真大丈夫也還見臨濟悟處麼羞  
殺河陽新婦子驚魃木塔老婆禪

示衆云門欲闔一拶便開舡欲沈一篙便轉車  
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且道向甚麼  
處去

舉踈山到瀉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

挂人  
唇齒

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承言  
者喪

喘句  
者迷

瀉山呵呵大笑

禹力不到處  
河聲流向西

踈山云某

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

草鞋錢  
還來弄

瀉喚侍者取錢還這上座

不義之財於  
我如浮雲

遂囑

云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去在更有四千里後

到明昭舉前話一客煩兩主昭云瀉山可謂頭正

尾正只是不遇知音自是蒲繩短非千古井深踈復問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又怎麼來也昭云更使瀉山笑

轉新別人拳頭盡地踈於言下有省還了布乃云瀉

山元來笑裏有刀始覺破皮見血

師云撫州踈山光仁禪師蔡洞山問未有之言

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踈云還可切也無

山曰閨梨即今還切得麼踈云切不得即無諱

處後在香嚴會下僧問嚴不慕諸聖不重已靈

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踈在衆作嘔

聲曰是何言歟嚴問阿誰衆曰師叔嚴曰汝不

諾山僧耶踈出衆曰是嚴曰汝莫道得麼踈曰

道得嚴曰汝試道看踈曰若教某道須還師資

禮始得嚴乃下座禮拜了躡前語問之踈曰何

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



於阿誰踈曰肯則肯他千聖諾則諾于自己嚴  
曰饒你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屣設住山無柴燒  
住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嚴記二  
十七年病愈自曰香嚴記我三十年倒屣今欠  
三年凡食後以手扶而吐之以應嚴記踈後問  
鏡清道憇禪師肯諾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憇曰  
全歸肯諾踈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憇曰箇中無  
肯路踈曰方慙病僧意瀉山懶安禪門三懶之

御家錄

卷下

七

一也亦曰長慶大安禪師示衆云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踈不遠四千里賣布單去問值瀉泥壁  
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語瀉  
曰是踈曰忽若樹倒藤枯時如何瀉放泥槃大  
笑歸方丈踈隨後曰某四千里賣布單特為此  
來和尚何得相弄瀉喚侍者討錢還伊布單令  
去因囑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去在後果遇  
明昭點破踈山四千里賣布單特為此話今時

御家錄

卷下

七

傍家行脚者亦可本分事上留心但隨方建立  
通相讚揚不可如踈山向衆中作嘔聲不道伊  
別無長處破羯磨破轉法輪破和合僧必招現  
報香嚴受記踈山扶吐應記皆作後人榜樣踈  
山亦不可測地位中人也踈尋常接機手握木  
蛇僧問手中是甚麼物踈提起蛇曰曹家女雪  
峯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背上題曰本自  
天然不假雕琢寄與瀉山大安瀉曰本色住山

人且無刀斧痕踈山旣因比話見瀉山亦用木  
蛇或親傳或倣像不可知也明昭又問踈虎生  
七子阿那箇無尾踈曰第七箇無尾雲門韶國  
師皆叅踈山矮師叔名遂冠古今天童只將瀉  
山笑處踈山覷破明昭舉處徑直頌出頌云

藤枯樹倒問瀉山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大笑呵呵豈

等閑

險作相  
弄會

笑裏有刀窺得破

將謂

言思無

路絕機關

四千里地  
驢我來



師云外道立阿憂為吉經頭以字是阿字言無  
憂字言有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此  
乃鯨吞海水盡也世尊良久此乃露出珊瑚枝  
也外道禮讚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香  
嚴瑞道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大瀉  
借此以為示衆踈山見道如藤倚樹便道樹倒  
藤枯句歸何處怎生不教瀉山大笑瀉山言無  
展事語不投機踈山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當時

若問萬松但云蒼天蒼天不見道春行冬令  
示衆云有見有不見日午點燈無見無不見夜  
半潑墨若信見聞如幻賢方知聲色若空花且  
道教中還有衲僧說話麼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是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即自知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心忙手急

推出  
擁入

師云天童見雪竇引經簡略亦槩舉教眼舉虎  
雖畧頌處甚詳楞嚴第二先明非見之物是前  
塵次明非物之見是真性今全舉次段正是此  
公案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  
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  
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長水璿師注云此文  
之意展轉結歸都有五重經文存三而隱二意

若具論者合云若不見吾不見之處亦不見吾  
見處既不見吾見處吾見自然非物吾見若非  
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汝見既非是物云何非汝  
真見佛果舉阿難意世界燈籠露柱皆有名相  
見精明元喚作甚麼物願令我見佛意我見香  
臺時你作麼生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見佛  
見處佛言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  
你作麼生阿難云我亦不見香臺即是見佛不



從容錄

見佛言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  
何得知古人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雪  
竇出教眼單頌見佛天童深得經意頌出真見  
頌云

滄海瀝乾

依前白浪滔天

太虛充滿

不見毫釐緣忽

衲僧鼻

孔長

千里寒梅度暗香

古佛舌頭短

一字忽不滿意

珠絲

度九曲

枉勞心力

玉機纔一轉

文彩縱橫意自殊

直下相

逢誰識渠

是甚麼面孔

始信斯人不合伴

照入孤獨地獄

師云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

乾然後太虛充滿佛眼之嗣竹庵珪和尚與伯

父持一居士俱喜楞嚴經庵曰若離前塵有分

別性正是生死根本士駭曰佛妄說耶庵曰佛

固不妄且約只今居士對面徵詰之心果安在

士歎曰佛說解第一空名師子吼汝行矣無滯

此庵後上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逐落花諸

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常恨春  
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  
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萬松只將前三句注  
破公案據雪竇直頌見佛佛果單提佛不見處  
只可自知天童頌瀝乾滄海畱塞太虛竹庵直  
明非物之見亦生死根本此衲僧鼻孔長皆出  
教意外別出一隻眼古佛舌頭短萬松道古佛  
就機隨他意語俯為下機故說半字衲僧一向

全提正令故有別傳之道温州瑞鹿寺上方遇  
安禪師破句讀楞嚴經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忽然頓省人曰和尚道破  
句也安曰是吾悟處竟不改時號安楞嚴萬松  
道也是因邪打正珠絛度九曲世傳孔子厄於  
陳穿九曲珠遇桑間女子授之以訣密矣思之  
思之密矣孔子遂曉以絛繫蟻引之以密而穿  
之泗州普照宗和尚作天童頌古拈古序云屈



曲相通肖貫珠之絲蟻裴迴相附猶布雨之雲  
龍浮山九帶集有屈曲垂帶大意明曲為今時  
事玉機纔一轉如玉機一梭未成文彩天童舉  
洞山初秋夏末話了乃云出門是草蒨芊芊  
莽之間葉落知秋墮黯黯青青之處到這裏  
須體取機雖轉紐印未成文處始得良久云水  
明老蚌懷胎後雲重蒼龍退骨時直下相逢  
誰識渠始信斯人不合伴夾山云坐斷主人翁

不落第二見須知有一人不合伴萬松道獨來  
將謂無相識鬧裏忽然逢故人

示衆云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  
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

唆猫入枯井

又云只如萬

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

一言既發驢馬難追

石霜云出

門便是草

首看脚下

大陽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

從容錄

漫漫地

沒你迴  
避處

師云石霜遇會昌之厄以民服寓長沙瀏陽陶家坊大中初一僧自洞山夏滿而至霜問近離何處僧云洞山霜云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云和尚近于解夏日上堂謂衆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霜云出門便是草僧復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語且大唐國裏能有幾人旣而囊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再緇住石霜道場果符悟本之記石霜因此公案道行天下後來大陽旻禪師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圓通善國師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



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  
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  
閑語落人間萬松道若要三句總道得更須參  
見天童頌云

草漫漫

直下無底傍無邊

門裏門外君自看

照頌荆

棘林中下脚易

荒田

夜明簾外轉身難

地

人看看

事不厭細

幾何般

枯木巖前差路多

且隨老大

寒瘠

但存今

將逐春風入燒瘢

必不

神

師云大陽道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天童  
便道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恰似說話不作  
意游戲其間出門是草人皆易知亦易迴互不  
出門亦是草人難知難轉身所以道平地上死  
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天童道荆棘林中  
下脚却易平淨地上不出門庭夜明簾外轉身  
甚難是須各自著眼無人替代又云幾何般延  
聖四般萬松五般點檢將來不出末後兩句要

識天童掌後處麼虎瘦雄心在人貧志氣存  
示衆云屈原獨醒正是爛醉仰山說夢恰似覺  
時且道萬松恁麼說諸人恁麼聽且道是覺是  
夢

舉仰山夢往弥勒所居第二座

且道第一座是誰

者白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

佢聲來說

山乃

起白椎云

諦觀法王法王法如是

摩訶衍法

此義離四

句絕百非謹白

言清行濁

師云仰山七歲入定見身與教主及迦葉二十  
七祖等同會精舍其堂處處空無柱石地色如瑠  
璃覺已與諸祖同是梵相披金襴跣足居第八  
位一尊者年貌甚高呼曰瞿曇某今當法事仰  
便下座就捷椎白曰大衆淨心摩訶衍法離四  
句絕百非言訖就座及衆僧悉商量此釋義耳  
仰又自說夢中往彌勒處安第三座統要亦云  
第三座與本錄同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三



御密錄  
卷下  
座說法山僧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  
百非諦聽諦聽梵語摩訶衍那此云大乘四句  
百非馬祖藏頭白海頭黑公案已剖判分明此  
不復也大瀉秀曰依文解義則不無忽然弥勒  
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取  
两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  
說夢萬松道大瀉若解迴光返照和萬松無地  
容身莫有夢中着了醉裏醒醒底麼頌云

夢中擁袖耆舊

熟鏡難忘

列聖森森坐其右

大

赦書諸

便避路

當仁不讓捷推鳴心

不負人

說法無畏師

子吼

面無慙色

心安如海

吞納百川

膽量如斗

傍人無鯨

目泪流

點點是血

蚌腸珠剖

赤心片片

謔語誰知泄戒

機

手足俱露

龐眉應笑揚家醜

因誰致得

離四句絕百

非

言猶在耳

馬師父子病休醫

走疾走痛

神鬼難明

師云東北方有國常覺無夢中方有國夢覺常  
半以夢中所作為虛以覺來所作為實西南方

有國常夢五十日一覺以覺者為虛以夢中為實此覺夢虛實未易知也龍牙頌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士悟後還同睡起夫教中以夢為獨頭意識覽獨影境仰山久無顛倒夢想如何作這去就法華云常作是好夢金光明十地菩薩十種夢境有夢益嘉磁州大明詮大師好俳諧談笑仁山恒和尚囑定侍者常拘檢之大師曰人生一夢快樂一

世是好夢拘檢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次日侍者抽單仰山雖夢中猶與摩訶衍法游戲亦聖眾之習氣捷推非惟白椎凡鐘魚警眾總為捷推譯為聲鳴師子吼證道經師子吼無畏說心安如海法華經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蜀志尚書大將軍姜維字伯約世語斗膽姜維天童無一字無來歷任昉述異記南海鯨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泣泪成珠異聞續說漢武帝幸



瓠子河有人長尺餘獻洞穴珠一枚東方朔云  
河底有穴深數百丈有赤畔腸生此珠徑寸明  
耀絕世仰山只知泪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酒  
陶真性夢泄天機四句百非一時吐出僧問馬  
師父子離四句絕百非前僧作西來意問頭仰  
山下摩訶衍注脚仰山亦馬祖之重孫為甚麼  
藥病不同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示衆云仰山以夢中為實南泉指覺處為虛

若知覺夢元無始信虛實絕待且道斯人具甚  
麼眼

嶺南泉因陸巨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特也

是也

遠東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豎起泉指庭

前壯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過狀

師云唐陸巨字景山吳郡人官至宣歙觀察使  
加御史大夫初問南泉弟子瓶中養鷺漸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損瓶不得毀鷺和尚如何出  
得南泉召曰大夫巨應諾泉云出也巨從此解  
悟留心理性游泳肇論至涅槃無名論第七妙  
存篇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則有  
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垂于  
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巨舉此  
兩句以為奇特殊不知正是說夢雖然大小石

頭和尚因看肇論至通古第十七篇夫至人空  
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為己者其唯  
聖人乎豁然悟道乃云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便  
作叅同契佛果道陸巨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  
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  
祖師何故更西來南泉答處用衲僧已皁與他  
拈病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  
此一抅花如夢相似如引向萬丈懸崖上打一



後卷錄

卷下

推令他命根斷若只在平地上推到弥勒佛下  
生也未曾在圓通善國師豎起拂子云一切有  
為法如夢幻泡影天童只就夢中變起華胥國  
土頌云

照徹離微造化根行到水窮根處紛紛出沒見其門

坐看雲起時游神劫外問何有心外無法著眼身前知

妙存滿目青山虎嘯蕭蕭巖吹作火和龍吟

冉冉洞雲昏挑泉帶月歸南泉點破時人夢總好睡語

要識堂堂補處尊是處是慈民

師云肇公寶藏論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

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

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

天童頌南泉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入見其

門見出微入離二門只一門分其內外其實十

方無僻落四面亦無門游神劫外問何有天地

同根也著眼身前知妙存萬物一體也根之與

體能生天地萬物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有感  
必應所以庭前一株花遍見普天春花萬松說  
箇夢先有不睡底人次有睡因睡不覺有夢因  
夢見境因境見別有一身境中分別受用若識  
得常不睡底人許多葛藤一筆勾下要知補處  
慈尊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弥勒  
示衆云得游戲神通大三昧解衆生語言陀羅  
尼拽轉睦州秦時轆轤鑽弄出雪峰南山鼈鼻

蛇還識得此人麼

舉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包裏乾坤宇宙之間

立成宇宙中有一寶不信必在形山拈燈

籠向佛殿裏早見驢將三門來燈籠上井觀

驢

師云雲門大師愛作這箇去就盛忙百闢半路  
抽身一日示衆舉摩公寶藏論若全舉合云夫  
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



虛照内外空然寂莫離見其用玄玄雪竇拈云  
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  
九年不敢正眼觀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  
圓通國師道不謬為德山兒孫本錄將三門來  
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云雷起雲  
興佛果道羅什乃肇公受業師瓦官寺佛馱跋  
陀羅此云覺賢乃嗣法師無盡燈列于覺賢法  
嗣之列覺賢嗣西竺佛大先佛大先與達磨同

參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肇臨刑之日乞七日假  
造寶藏論雲門拈來示衆不可與你座主相似  
解釋義理只要你下箇注脚拈燈籠向佛殿裏  
常情可以測度將三門來燈籠上常情測度得  
麼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所以雪竇道  
中有一寶挂在壁上若非天童借來用幾成滯  
貨頌云

收卷餘懷厭事華

水深波浪靜  
學廣語聲低

歸來何處是

從容錄

卷一

生涯

老大大佳處也不知

爛柯樵子疑無路

日月不到處

挂樹壺公妙有家

別是一乾坤

夜水金波浮桂影

通上徹下

秋風雪陣擁蘆花

大小明白

寒魚著底不吞

餌

徒勞下釣

興盡清歌却轉槎

又被風吹別調中

師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所以道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此雲門收卷餘懷歎事華華字二用一則去華取實二則厭多事繁華歸來何處是生涯上句寶藏論下

句雲門著語向甚麼處摸擦若乃停機佇思念萬年直饒爛却斧柯也是遲棊鈍行前頌嚴陽見趙州語已有爛柯樵子本傳前頌雪峯末後句亦有挂樹壺公本傳費長房見壺公買藥不二價懸壺樹上輒跳入壺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曰掃除進餌不謝積久知篤信語曰日暮無人時來語房隨我跳入房承其言亦跳即入壺矣見有樓五色重門左右侍者數十人上



句頌寶藏論下句頌雲門語次兩白上句頌明  
下句頌白言論意雖明白幾人薦得雲門通其  
變指出一條活路寒魚著底不吞餌此用舡子  
夜靜水寒魚不食金波桂影滿舡明月也金波  
桂影月之異名天童道清光照眼似迷家趙州  
道老僧不在明白裏所以興盡清歌却轉槎也  
且道向甚麼處去夜深不向蘆灣宿迴出中間  
與兩頭

示衆云荊琰抵鵲老鼠啣金不識其實不得其  
用還有頓省衣珠底麼

舉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

收得

少賣弄

如何是藏

法堂之前  
佛殿後

泉云王老師與

汝往來者是

有甚死急

祖云不往來者

道頭知尾  
告性知來

泉云亦是藏

一遍生活

祖云如何是珠

望得一

泉召云師祖

老僧不是  
不拈出

祖應諾

關梨不是  
不將來

泉

云去汝不會我語

平生肝膽  
向人傾

師云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法嗣南泉天童悞  
為魯祖就此辨之學者應知且池州魯祖山寶  
雲禪師法嗣馬祖乃南泉兄也況師祖南泉以  
名呼之因此公案悟去南泉之子無疑也初問  
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此語本  
出永嘉禪師證道經梵天琪和尚注云梵語摩  
尼此云如意又云無垢光亦曰增長楞伽經云  
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具三種義

一隱覆義覆藏如來故二含攝義含攝一切衆  
生國土故三出生義能生無漏因果人天道行  
故初約迷時後約悟時中間剋體又勝鬘有二  
種如來藏一空如來藏脫離一切煩惱二不空  
如來藏具過恒沙不思議佛法終南山雲際師  
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摩尼珠人不識又問珠  
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祖從此信入圓通國師  
云如今還有人信入麼若有罔象到時光燦爛



若無离婁行處浪滔天佛果云盡大地是如來  
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甚麼作  
藏雪竇別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  
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  
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要見頭尾完  
全須是天童和尚頌云

別是非明得喪

眼裏有筋

應之心指諸掌

見處通透

明往來不往來

總不干他事

只這俱是藏

處處不迷

得輪王賞之有功

應者不取貪者不與

黃帝得之罔象

已勞心力

轉樞機能伎倆

百不

明眼衲僧無齒莽

事不厭細

師云心珠歌玩珠吟多說此珠名如意寶少言  
如來藏唯永嘉一宿覺向如來藏裏親收得六  
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何是藏如  
何是珠往來者是不往來者六處這裏要你別  
是非明得喪也應之于心得之于手指諸掌本

徐密鑑  
卷下  
出論語南泉指藏指珠如放在汝掌中指似與  
汝旣往來不往來是藏喚應喚不應俱是珠何  
疑且道珠中出藏藏中出珠打作一團分為兩  
段法華經佛告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  
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髻中  
不妄與人而今與之黃帝使象罔索珠前頌首  
三句中已明機輪轉處智眼猶迷若非無伎倆  
中能作伎倆不能道去汝不會我語雲際這裏

悟去洞山云歡喜即不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  
顆明珠相似萬松道猗不似洞山乞兒見小利  
歡喜則不歡喜如來藏中擊碎一顆明珠相似  
示衆云下不論上卑不動尊雖能攝已從他未  
可以輕勞重四大不調時如何侍養

舉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

任

分山云有

強主

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

世

疏山云

老僧看他有分

本相見僧云

和尚看他



時如何

有甚麼眼相見

山云則不見有病

只是不肯恭假

師云古人臨行老病死境界中游戲就中洞山  
奇怪旣示微疾大衆看候一僧問和尚病還有  
不病者麼這僧言中有響句裏呈機也要看病  
人具眼山云有抓著癢處病減十分僧云不病  
者還看和尚否倒行此令要人知不恁麼山云  
老僧看他分若以世情測度不病者合看病  
者洞山却道老僧看他分豈是人情問候道

理這僧要徹底相見更問和尚看他後如何這  
裏要你十二時中常須奉重夜眠早起問候起  
居始是知恩孝順底人也山云老僧若看即不  
見有病此是平生行履臨行得力處也山復問  
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山  
有頌云學者雖多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  
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慙慙室裏步頭聾頭聲  
鍾坐堂辭衆告寂衆號慟山開目辨愚癡齋更

延七日再辭衆坐逝大定繼燈錄皇統間咸平  
府大覺寺法慶禪師嗣佛國白禪師嘗掌書記  
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破汴被虜北方牧牛  
講僧識之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  
齋者云古人甚奇覺云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  
迴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作頌云今年  
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揚却免占  
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

坐逝侍者曰昔約令喚遂喚三聲覺應曰作  
麼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覺曰來時何有者欲  
強穿衣覺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  
覺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云七十三年如掣電  
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踣跳過新羅撞破虛空  
七八片儼然而化壽七十三皇統三年五月五  
日也洞山識不病底大覺識不死底所以二老  
來去自由天童拈云得往得來得來得往我看



他有分他看我不然正恁麼時如何體悉良久  
云宿霧尚深無見頂春風常在不萌枝天童拈  
彰底事之全機已如上說頌見古人之勉力又  
作麼生頌云

卸却臭皮袋

草枯鷹  
眼疾

拈轉赤肉團

雪盡馬  
蹄輕

當

頭鼻孔正

也須揆  
轉始得

直下髑髏乾

切忌  
見鬼

老醫不

見從來癖

手到  
病除

少子相看向近難

渠無國土  
何處逢渠

野水瘦時秋潦退

龍行  
旧道

白雲斷處舊山寒

真是

離須勦絕

君子  
一言

莫顛預

點  
契飯

轉盡無功伊就

位

葉落  
歸根

孤標不與汝同盤

來時  
無口

師云石頭和尚道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  
這皮袋天童却道卸却這皮袋洞山天童皆石  
頭下子孫如此相違如何和會臨濟亦道赤肉  
團上有無位真人天童却教拈却赤肉團你且  
道無位真人向甚處安身立命佛日和尚道山  
僧未來時燕京人鼻不正山僧特來扳正萬松

道佛日皐孔落在燕京人手裏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僧曰不會嚴曰髑髏  
裏眼睛後有僧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云猶帶喜在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  
帶識在又有僧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  
吟真見道髑髏識盡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  
曹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曹曰

乾不盡祖庭事苑作乾盡若據天童頌并序赤  
肉團獨露真常髑髏眼歷乾漏識乾盡亦不惡  
世諺有云老醫少卜言醫老始明卜少則靈所  
以洞山老作不見有病少子相看向近難者擬  
親即踈擬向即垂寒松病枝因病轉奇維摩瘦  
而不羸者因病而為道日損西京奉聖深禪師  
病起頌云氣絕絕情緒舉意無意路眇目尚無  
力長年不出户芙蓉楷和尚道只此一頌自然



紹繼老僧此水瘦潦退雲銜山寒也須勦絕莫  
顛預病要除根醫須勿藥轉盡無功伊就位孤  
標不與汝同盤還知麼麗水一星金流沙混不  
得

示衆云佛來也打魔來也打有理三十無理三

十為復是錯認恩讐為復是不分良善試道看

舉臨濟問院主甚處來堂云這裏來主云州中糶

黃米來却實濟云糶得盡麼入草求入主云糶得

盡兩搭不迴頭濟以拄杖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

有甚至便唱蝦蟇濟便打伏手次典座至舉

前話少責弄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口是禍門濟云

你又作麼生上身上來也座便禮拜轉見不堪濟亦打

快趣手

師云本錄無典座又問供養主甚麼處去來主

云州中糶黃米去來濟云糶得盡麼主云糶得

盡濟亦以拄杖一畫云糶得這箇盡麼主便禮

拜濟云猶較些子萬松道有何不可院主被棒  
賞不避仇讐供養主蒙恩誅不擇骨肉天童據  
盡令而行要見全機大用頌云

臨濟全機格調高

一也好與

棒頭有眼辨秋毫

一點

掃除狐兔家風峻

師子全威

變化魚龍電火

燒

大小神通

活人

乃猶較

殺人刀

這漆桶

倚天照雪

利吹毛

誰敢正觀

一等令行滋味別

這醋可

十分

痛處是誰遭

打云是你

師云臨濟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  
若遇其中人便全體作用此臨濟格調最高處  
也手上出來手上打眼上出來眼上打四方八  
面來旋風來离婁黃帝時人百里見秋毫之末  
棒頭有眼明如日月半點也不容不唯掃除狐  
兔亦能變化魚龍魚躍禹門三級雷電燒尾成  
龍棒喝迅機神用如是七事隨身有殺人刀活  
人劍浮山圓鑒遠錄公出十六題令換子青禪



從容錄 卷下  
師頌亦有殺人刀活人劍雪竇頌巴陵吹毛劍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宋玉  
大言賦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射搏桑長劍  
倚天外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  
事不見道德山釀醋曾喫知酸臨際用出黃蘗  
傳來亦不弱竹庵云劈面三拳攔腮七掌盡大  
地人不識痛痒只有一箇認痛猶受醫在不見  
臨濟道如蒿枝拂相似

示衆云雲居不憑戒珠舍利九峯不愛坐脫立  
亡牛頭不要百鳥嚙花黃蘗不羨浮杯渡水且  
道別有何長處

舉九峯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衆欲請堂  
中首座接續住持

便好學能無伎倆不應如秀拂塵埃

峯不肯

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

路見不平

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

費力作麼一念萬年

去忘前失後漢

寒灰枯木去

有甚氣息

一條白練去

切忌

不名錄

卷十

點且道明甚麼邊事只要無事座云明一色邊事

兩般了也峯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一朝權座在手

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果然不會座乃焚香云我

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氣急殺人言

訖便坐脫這裏甚麼所峯乃撫其背云坐脫

立亡則不無出身猶在先師意未夢見在脫體應

難

師云筠州九峯道虔禪師親傳石霜之道得殺

活杖子具衲僧巴鼻首座擔板只得一櫬當時

見道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只道吾不如汝便

教九峯無地容身傾心歸伏不見道爭之不足

讓則有餘今時叅學人只道古人坐脫立亡今

人臨行手忙脚亂又見酸陽文忠公見嵩山老

僧道今人念念在亂臨終安得定這迴一向尋

速生速滅覺範頌云死時應盡便應盡坐脫立

亡誇小兒酪出乳中無別法死時何苦欲先知

從容錄

卷下

五



御製錄  
二朝士問寶峰照和尚古人臨終去住自在何  
道致之峰云老僧將來自縊死去臨終衆僧求  
峯遺訓峰作惡語數句而終石霜首座若到這  
箇地面免被九峯逼死佛果示果上人法語云  
嗟見一流拍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却  
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  
引從上寂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  
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

遂致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厚愛此身  
怕臘月三十日懍惶競傳歸真之法除夜望影  
喚主人公以下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  
爲脫生死法真誑誑閻閻捏僞造窠貽高人嗤  
鄙復有一等假託初祖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  
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  
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歲殊不知此真  
是妄想愛見萬松道今時下視諸方者多以臨

徐客金

卷下

真

行要人看好癭上塗烟焰有甚可喜石霜一生置  
枯木堂安枯木衆往往常坐不卧坐脫立亡者  
極多獨九峯不肯首座今時好坐脫立亡底何  
不叅取九峯不肯處且道九峯具甚麼作用問  
取天童頌云

石霜一宗

蜂攢蟻聚

親傳九峯

冰消瓦解

香煙脫去

死生

自在即不無

正脉難通

先師意未夢見在

月巢鶴作千年

夢

樹倒不飛

雪屋人迷一色功

日出後一場懷躍

坐斷十

方猶點額

切忌生根

密移一步看飛龍

別緻造化

師云天童仁義先于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萬松道門庭施設不如九峯入理深談猶較座  
元百步勝默和尚作祖庭詠史詩元座徒亡一  
炷煙九峯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為承紹辜負  
先師不借緣石霜示衆有云未嘗忘照猶為外  
紹為臣種亦曰偕若誕生絲毫不隔如王子生  
下則能紹大位謂之內紹名王種名句不借也



借則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為挾帶點  
額飛龍亦禹門化魚之事亦周易乾卦九五飛  
龍在天得位之象豈比月巢鶴夢雪屋人迷者  
哉還識石霜傳九峯處磨摘破香囊薰大國撥  
開天竅吼真風

示衆云達磨朝梁武本為傳心鹽官識大中不  
妨具眼天下太平國王長壽不犯天威日月停  
景四時和適有光風化人王法王相見合談何

事

舉同光帝謂興化曰寡人收得中原一寶

寶少

弄只是無人

酬價傾國莫換

化云借陛下寶看

便因

接勢帝以兩手引幞頭脚

幸遇其人

化云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一併交足別無少欠

師云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初依臨濟濟圓寂為  
三聖首座後見大覺開堂拈香曰此一炷香本  
分為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分為大覺師

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大衆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路逢卒風暴雨却于神廟裏避得過後唐莊宗幸河北僧問王程有限時如何化云日馳五百駕迴至魏府行宮詔化至賜座茶畢遂問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

紫衣師號化皆不受又賜御馬一疋萬松道第一要識取君王更要知處中原然後問你寶下落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甚麼處萬松道空生不解金剛旨問得疑心滿世間雪竇云至尊所得只可旁觀若非興化作家徃徃高價酬却萬松道恰似不齋來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著可謂酪酏如今作麼生斲萬松道喫棒



了判案雲峰悅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有眼底  
辨取萬松道問著箇瞎漢黃龍心云興化一期  
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  
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  
涯免見遁相鈍躓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  
價萬松道七九六十三收這一隊老漢沒箇敢  
著價者唯有天童相物作價兩無虧欠頌云

君王底意語知音

一發善言

天下傾誠葵藿心

呈

福

應擬出中原無價寶

分付

不同趙璧與燕金

別是一家珍

中原之寶呈興化

分付

一段光明難

定價

自賈自賣

帝業堪為萬世師

裂破古今

金輪景耀

四天下

猶有化在

師云同光年號也如大中天子即宣宗也後唐  
莊宗在位三年癸未改同光元年喚作中原一  
寶已是強名畢竟喚作甚麼大小天童只道得  
箇君王底意語知音看他莊宗行兵則從真定

服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  
偏師西指而劔閣不守所以自稱收得中原一  
寶只是無人酬價此以衲僧分上未遇知音不  
逢別者終不開拳興化傾誠不敢辜負天爵大  
寶葵藿向日而傾衛其足也所以則足鮑莊子  
不如葵也掇出中原無價寶此頌引幞頭脚輪  
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古今天子對辯未有如  
莊宗善用時機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有官人謁

歸宗宗拈起雨帽子脚示之云還會麼官曰不  
會宗曰老僧病頭風莫怪不卸帽子官人無語  
萬松道韓信功高誰與同轉身折却連雲棧趙  
國有和氏之璧燕昭王築臺置千金於上延天  
下之士故名黃金臺又頌云中原之寶一段光  
明輝天鑒地南泉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  
買所以難定價也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三天  
下銅二鐵一准上可知金輪雖有七寶只能景



耀四天下不如中原一寶盡十方法界皆是一段光明耐興化容易便道略借陛下寶看同光是一朝天子作大檀越布施與他可謂作家君王天然有在萬松常笑三角示衆云大凡說法須是應時及節及至住庵時值賊執刀問和尚有珍寶否角云僧家之寶非君所宜賊云是甚麼寶角便喝賊不領以刃加之法雨頌云結茅絕頂居三角家寶不能深蘊却草次開囊欺

鑒人卞和刖足胡為錯錯遇桀紂兮施禮樂不似興化莊宗不傷和氣僧問法雲圓通秀鐵壁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壁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勿謂法雲拈不出須知興化敢商量

示衆云九峯截舌追和石霜曹山斫頭不辜洞嶺古人三寸得恁麼密且為人手段在甚麼處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

前三三  
後三三

山云吾常于此切氣急殺人

師云本錄中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山云吾常于此切疎山仁禪師始問洞山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疎曰還可切也無山曰闍梨即今還切得否疎曰切不得則無諱處山肯之僧後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山云要頭斫取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

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趣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也許伊具一隻眼元來藥山下子孫旁提護諱好本多同不見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霜乃咬齒示之僧不薦霜遷化後問九峯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又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冤雙言保寧勇和尚頌云此切堪傷勿外求至親何故似冤雙言始終滿



面無慚色更被曹山乞你頭好即甚好太犯風  
煙你看天童幾般綿密頌云

不入世

物外橫身

未循緣

刮篤成家

壺空處有家傳

循兒屋頭尿

白蘋風細秋江暮

清屈冷淡

古岸舡歸一

帶煙

日斷天涯

師云不入世未循緣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劫壺  
空處有家傳洞山恁麼唱曹山恁麼和雪峰恁  
麼斷送三臺須是大家催蓋黃河從源頭濁了

也周起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名大者蘋小者萍  
白蘋者柳憚詩汀湖採白蘋日暮江南春洞裏  
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人名其處為白蘋汀風  
細秋江暮者宋玉風賦夫風生于青蘋之末浸  
淫溪谷緣于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謂之白  
蘋者苗青而花白也敢問古岸舡歸向甚麼處  
去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示衆云碁有別智酒有別腸狡兔三穴猾胥萬

倖更有箇諸頭底且道是誰

舉僧問雲門如何塵塵三昧有額不門云鉢

裏飯桶裏水撞頭磕額

攔肥撲面

師云華嚴一塵八正受諸塵三昧起又云塵塵

爾法法爾這僧問處直要雲門當面拈出雲門

道鉢裏飯桶裏水且道拈出不拈出有底便認

和聲送事就句呈機有底道鉢裏飯粒粒皆圓

桶裏水點點皆濕更有一般著甚死急道鉢裏

有飯桶裏有水佛果道漱口三年正為汝輩雪  
竇道多口阿師難下紫元來小膽你看天童劈  
破面皮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枕盛杓開口見膽求知已只爲分明

極翻令得所退擬思便落二三機天童第四對面忽成千

萬里是必早迴程韶陽師較些子未敢相斷金之義

兮誰與相同心不負人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此無面

慙色



師云僧問忠國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文殊  
堂裏萬菩薩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大悲千手眼  
佛鑑頌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  
得者飽齰齰這裏便見天童與雲門出一隻手  
提折脚鐺子也周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注云金堅剛之物而能斷之言利之甚也  
毛詩邶柏舟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注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  
已心志堅平過于石席且道忠國師佛鑑雲門  
天童恁麼氣急作甚赤心片片知人少覲面堆  
堆覲者稀

示衆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此藥亦  
能殺人此藥亦能活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徐客金

河大地

迷時三  
界有  
悟後十  
方空

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

師云汾陽無德昭禪師北地苦寒因罷夜叅梵  
僧乘雲而至勸不可失時此衆雖不多六人大  
器道塵人天陽明日上堂云胡僧金錫光為法  
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大愚芝慈  
明圓瑯瑯覺法華舉天勝泰石霜永等皆在席  
下滁州瑯瑯山開化廣照禪師諱慧覺西洛人

父為衡陽太守捐館扶襯歸洛過澧州登藥山  
古刹瞻禮觀其游處宛若舊居緣此出家得法  
于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天下  
指為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昔湖南祇林  
和尚纔見僧來便云魔來魔來以木劍揮之潛  
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有僧問十二  
年前為甚麼降魔林云賊不打貧兒家僧云十  
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林云賊不打貧兒家此



名一劍下分身之意首楞嚴第四富樓那問若  
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  
而復始說者云若解則已知覺體本妙無明本  
空山河大地如空花相若惑則能所妄分強覺  
俄起三細為世四輪成界瑯琊云我則不然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喚騎賊馬赶賊  
奪賊槍殺賊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萬

松道徐六檐板各見一邊要除見滲漏須見天  
童始得頌云

見有不有

一般

翻手覆手

山人故造

瑯琊山裏人

又手云

不落瞿曇後

一語傷人  
千刀攪腹

師云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摩訶衍論十四祖龍樹祖師造也乃云一切諸  
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  
應有此翻手覆手也瑯琊上堂云見聞覺知俱

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俱爲解脫之本譬如師  
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  
會且莫辜負釋迦老子吽此所以不落瞿曇後  
也瞿曇梵語具云喬荅摩此云地勝謂除天外  
在地人中寂殊勝故方今後五百歲去聖時遙  
人多懈怠如何得不落後去裂破古今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下

音義卷下

夕處呼上屹魚氛音紛豐豐邑嗜視欲鬚鬚鬚鬚

種火呼上調調啣啣留留猱奴刀抖擻斗擻揆揆記

筍武作箴莫結那那箇上石石口口礮初錦食食記

別呼上首首身身向向當當家家一一串串飲飲氣氣去

呼呼狂狂那那蟄蟄戶戶竊竊窈窈窕窕樁樁考考僵僵邕邕雍

葭葭葦葦加加鬼鬼崇崇邃邃閨閨圭圭否否極極陰陰慘慘殍殍比

興興坤坤輿輿閨閨越越巾巾絕絕顛顛一一簇簇族族診診查查手手握握



夔逾不進踟躕池厨朕兆上瞥擊矧刑識譏燔煩雋

後汙洶上披水下纏平呼禦語搏搏餉胡噉噉餐

饒次躑倒俗音聞強岨澧州上禮上拽鑼也罷耕

蹊音躑倒俗音聞強岨澧州上禮上拽鑼也罷耕

賁音躑倒俗音聞強岨澧州上禮上拽鑼也罷耕

渚主諺彦顙挑料上彼球求攪搶上楚衡

梧棒遂妖幹旋移也俱抵稜州上務莽鹵瑁魯

叨三行杭嚮介會稽創雞錫叨驚務髻耆燿赫

闌上腊昔乾浙拆和好去能間去候默處上棘

祈嚙噤二音鷄仕簫藥方堙因橐托鞬蒲拜筵

篋如盜距復自灸九闔盍扶於怵孚愜篋矮

鳥簾遂冠去槩舉上璿旋溜留地漫漫平瘠籍

燒下癰上去呼跌癰捷推地蛟交譖占覺教俳排

諧鞋宣飲攝州興盡上去卸却去音瀉瘠少子

呼上去呼眴舜潦老樽桑上扶覘丑噉鄙上崇摘破醅

酈茗語知音呼上去別者上全棧士諫剋憚上杓擊

徐客金

卷之三

春或處呼上邛栢上輩瑯琊郎滁熙上除砣你



無



五十一